



初篇

B3
1048
1

逍遙文庫
文庫6
1988
1



天保三年新鐫

靜軒居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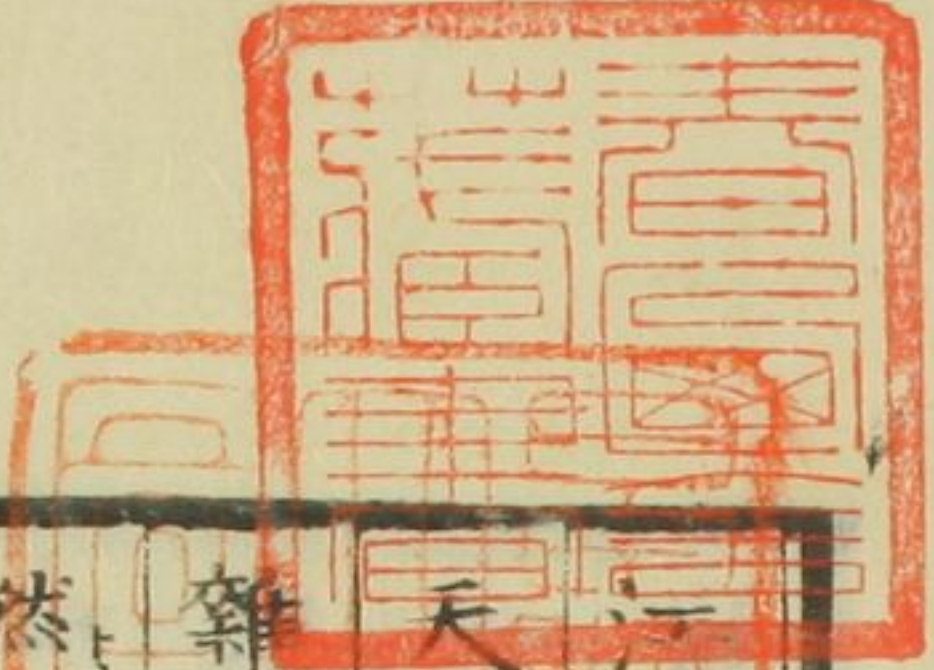
江戶繫昌日記

克巳熟藏校

江戶繫昌記

靜軒居士著

天保二年五月予偶嬰微恙不能危坐執聖經拍繙
 雜書於閒卧無聊中以遣悶焉如此旬餘一日者慨
 然拋卷而嘆曰近歲年少不豐百文錢纔實教合米
 然窮巷擁疴浪人猶獲不餓而卧遊乎圖書叢內顧
 得非太平世浴如天德澤之所致也哉因思都下
 繫昌光景鎖暱憶之幼時所觀今日所聞百現萃于
 病牀上隨書隨思更鈔枕邊所有雜書中堪記之事
 又以遣悶漸集為卷乃題曰江戶繫昌記然予原不
 屬意於厥爽且病中一時作意所筆安能足細寫其



光景以鳴。國家之盛，但雖文拙，雖事鄙，偶存好事家之手，得證江都三百年于今之繁華之一二乎。百年後則足矣。若夫所取諸今日，或使讀者亦笑以遺其悶於無聊中也。耳嗟斯無用之人，而錄斯無用之事，豈不亦太平世繁昌中之民耶。

江都繁華中鳴，太平之具無過二時相撲三場演劇。五街妓樓相撲，則雖屬於戲，蓋古人尚武之所由起。其來舊矣。乃今士人喜之，亦仍彎弧躍馬嗜武餘意所在，則其實非彼此同日之論也。然其摸忠孝之情，務禮義之狀，使觀者感激奮而泣者，是演戲本色予

常謂不泣乎忠臣庫茅四回鹽治氏諸士別城之條者，亦非忠臣也。如妓樓者，陷奸盜，大牢獄，洗憂悶，一樂海所關亦大。則外武而喜焉，滔而感焉，樂而溺焉。其咎何在，非彼之罪也。

相撲

櫓鼓寅時揚，槍連擊連辰，觀者奪食而往，烏力士取對上場，東西各自其方，皆長身大腹，筋骨如鐵，真身二王屹立，怒目張臂，中分七豚，各占一半，噉焉蓄氣久之，精已定矣。一喝起身，鐵臂石拳，手相搏，破雲電掣，碎風花飄，賣虛奪氣，捨隙取勝，鍾楯提鬼之怒。

清正搏虎之勢，後猓咆哮，鷹車攬驚，二虎爭肉，雙龍
弄玉，四臂扭結，奮為一塊，投繫捻旋，不啻鬪力，鬪知
鬪術，四十之手，八十之伎，莫不窮極，為行司人乘軍
扇，左周右旋，判贏輸而觀者之情悅，西愛東勝，敗亦
分之間，鬪真為憤，徒張虛勢，髮衝頭上，手中手，捏而
把，髮汗，扼腕，切齒，狂顛不自覺，為扇揚矣，一齊喝
之，聲江海翻覆，各拖物為纏頭，自家衣著淨，投盡
甚矣，或至於褻傍人，短掛，身衣而扇之，亦其甚矣
雷方二神，角力于上世云者，邈矣，其實不可誓為
皇仁帝七年野見，宿稱當麻，蹶速蒙，詔試力，益以

此為之祖，而一聖武帝遣部領使廣徵天下力士，
且如一文德帝鬪名虎善雄之力，以定儲嗣，於贏
輸中其伎之盛可從知矣，爾來士人名此伎者世不
絕焉，然國家騷亂，何暇及之，蓋亦平世餘事爾，河津
祐恭，侯野景久，畠山重忠，和田義秀等，較力並在於
賴朝公治世之日，織田豐臣二公設此觀之，亦見
於無事之時，今世所謂勸進相撲者，起於一後光
明帝正保二年，山州光福寺僧綠，宮殿再建設，此伎
場，江戶則先是，明石志賀之助者，乞一命始行之，于
四谷鹽街實寬，永元年也，後寬文元年，創建勸進相

撲歲時相續繁昌臻于今云

明和間婦人相撲大行與趙宋之世上元或設此戲
同奇而閔近日西國觀物場替者與婦人角力可
謂更奇去年予於某家見擬相撲者流先儒姓名編
号登時言之為奇而頃者又見擬之今儒名字嗟夫
愈出愈奇然未聞今儒中一人有金剛力者但至其
賣名射利之手不止四十八十假虎威張空力舞狸
術收虛名鷹隼攫物狡狴嗜世唯出死力以求世間
喝采之聲周旋米之纏頭紛於是乎拖為至其下
者別出書畫會之手段奔走使脚左搏右捨屈腰握

沙叩頭流血依四方君子之多力纜救土豚緣之窘
是謂之荷禪儒云乎嗚呼誰能卓然秀出有古豪傑
風而外不挫於物內不愧乎天出維持世教金剛力
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書原

慶長之初年娼家僅三所一在麴街自京師六一在鎌倉

岸一在大槁今常盤橋是也自錢其他自伏見夷街奈良木辻

坊後來者各所散居十七年庄司甚右衛門者上書

請令散為一以開一大花街元和三年官始准其

乞賜一地方于今尊屋坊旁開闢功成以其鞭蘆獲

簪之故，名曰芦原。後改吉原而自大橋移住者，取係江都繁華之意。改曰江戶坊。初名柳坊自鎌倉岸來者住其弟二坊，自麴街者綠初，從京師至，曰京坊。其後來者在其弟二坊，或謂之新坊。後明曆三年八月，因命徙于今地。角坊者，京橋外角坊之舊名，而塚伏見二坊者，由自其地方來者多之名云。

五街樓館互競，佳麗三千，娼妓各鬪，蟬妍一窟，繁華日月盛昌。三月栽花，七月放燈，八月陳舞，是為三大盛事。友人學半詠花一聯云：梁閣筵酣，密雪下巫山。夢暖濃雲凝子賦，燈云青烟却逐蘭盆，節紅燭寫成。

元夕春其他五度，佳節不直為觀之美。例有格式云：若夫暮靄抹柳，黃昏燈上，火各樓銀燭如星，絃聲鼓久四角，雞卵此未之見。此境晦夜亦開，圓月天娼妓陳列就位，大妓正面，小妓分坐于壁于籬，闌遊人魚貫漸蟻附，格子外意指目擊品，鸞評鳳有悼而遠望者，有押而近窺者，穿疏交臂，喃喃密語者，情即談情也。授管吹烟，艷話者，痴妹弄痴也，醉步浪也。鬃擁前幫，間押後課，而過者大客上樓也，洛神出，水天女墜空，姿儀整齊，嚴不可褻。近徐蓮步來者，名妓迎客，也有放歌而去者，歌曰：思兮我，不思兮子，欲

使思我等無理有交頭立談者一人曰我懷二銖銀
兄向言有三銖合弟一銖通計纔一方半金金少人
多顧安急辨不妨明曉吾宜遺遊矣衆議一決相携
而太大凡遊于茲境者有愚而溺色有達而喜情使
滅取媚買興愛燕或黥而挾數賺他掠物以此自好
者此為賊車載萬金取興于人意表不使氣一黥控
平脂粉者如此即豪豪乎賊乎達也興也雖不道學
之極亦吾落魄生輩非所得而知也凡事自非履其
域情不至矣如何善畫其光景此是釋史本翻譯
有人按曲聞其聲不見其面詞云雪滿樓兮夜持中

衾如冰兮寒威雄夢裏不覺相抱着如膠如漆交二
弓金屏障畫護寒密猶是生憎戶隙風水調雅淡真
使人肉飛蘭房香氣芬馥燈影暗黯六曲秋江圖屏
裏鴛鴦一雙相依在三蒲團上妓從容謂曰君宜少
說話即曰小子不解談話妓曰亦欺人耳君多有手
段即笑曰加脚纜四木妓星眼流波曰可憎矣纖手
一捻他去時有倚娼過戶外曰今夕何夕取此桑事
妓微笑應之曰何等言語不曾入耳旋接筒吹烟
光潑起偷眼熟視即面目於火光中自家先餐了
一番遂教他餐一口曰請且一睡自起褪即上花

彼之王臂早已在郎角枕下曰想君家必當有金僕
在口良緣未遇曰然則不知何樓有睡人約親曰家
君嚴矣不得縱遊如何有此事不如姑舍之談子情
即様子令予聽之曰三千世界有誰一人悅妾且悅
人者妾亦不敢然恃有一人曰可羨哉願聽其名字
妓哂不答即復曰云々言之何妨妓有頃曰不是別
人即君也爾即胸悸故笑曰妙騙人曰決無偽矣然
如妾者君豈顧耶曰休謙如君當世佳人曰唯々十
分調弄曰否落花如有情流水奈何無心曰誠然乎
曰請誓言曰雖假猶可喜曰其言即假曰真矣曰試

為早引一脚挿入他双藕股間妓曰冷脚可惡
拚打三更闔樓就眠只聞打棒戒火聲有客輾轉不
腔長等短等歎吁欠伸以百篆之炉火已灰就燈食
烟纔遣無聊幾拈返魂草未招得其人於彷彿中乍
聞長廊上履聲遠々是然漸近意敵唱來到急蒙袂
粧睡何意足音失之隣房甫後氣愈清眼愈明起如
廁者兩面已數盡漏聲又算當直之日數想彼憶此
耳邊復上是然之響思此是是也依前假睡而聞
入者樓下來加注燈膏也奇貨再贖難耐怒氣湧
突起披衣而出始知小妓熟睡于屏風外徑將烟管

微捨其妝，妓猶在夢中，口內含糊，曰：誰耶？可厭。喜助
大勿為客唱醒，妓摩挲拭目，視此模樣，錯愕言曰：君
將何之？曰：且歸。曰：君歸，然不報我，罰不輕請，且任將
走報之間，恰好大唱來，到衙氣不少，動曰：呵呀，至何
為客氣急矣。曰：吾歸，若爾唱我，復何言？我用吾
脚歸誰？我道不字，娼扯住不肯放，曰：諾至欲歸，宜歸
但少留我，將奉一言，客聽得，怒氣稍殺，不覺被挽，還
坐娼不忙不慌，徐徐說出，曰：過日約今，而後待至，不
復以容言猶在，耳曷忘之？之速遂探其懷，奪夾袋烟
具，曰：今夜豫期，遣他人後，緩之，與君同夢，且有肝安。

說話然，君短見不察，箇長策却翻風波，吁為男子者，
強氣胡為若此，已解其帶，又褫其上衣，客於是乎身
軟如綿，然口猶刺々道：歸娼頰痛，曰：噫，挑人耳，一力
攫取，咬他肩頭，客叱曰：勿戲矣。若住，則曷為娼低聲
曰：如是爾，遂卒相抱為一塊，時報實椰子，占擗々
或云：近世繁華漸涸，不復昔日也。予長感焉，蓋此境
盛衰可以候，江都盛衰所係亦大，彼則由此流焉，其
源益盛，而其委漸衰者，必無之理，抑於流外，蓋有所
漏而然耶？物情古今一轍，舍此樂國而何適？嗚呼！人
豈厭生于天上而願陷于地獄也？蓋習繁華之言耳。

戲場

演戲國語謂之曰芝居曰歌舞妓蓋門在昔

平城帝大同中南都捺澤池側土陷吹烟觸者即病

因大燒薪以壓其氣且舞三番叟舞于真福寺門前

生芝之地本邦古誤言結而禳其禳毒焉是此名所以緣起

也風俗歌舞俗妓等名目既見于續日本記而

鳥羽帝世儀禪司者善舞或曰男舞或曰白拍子又

曰歌舞妓此是也四海為家後寬永初年猿若勘三

郎賜命創開戲場于中橋街至九年移于人形街

次都市村二氏之場亦皆成焉慶安四年又徙于今

地而山村氏起場于木挽街者在正保元年

始於卯終於酉此是演戲常式題在看棚頭東方將

白鼓聲始震例為三番叟舞次演家藝俗謂之照狂

言中村氏演酒吞童子事市村氏七福神舞赤田氏

狸々舞既而旭日始映招牌爛燦喧壘漸揚田舍人

早炊已往女兒夜粧急走妹ホトメ一未藥至陸續聚自四

方入山人海鼠戶閉不暇開棚欄撓將傾折東西看

棚紅毬連接真不霧之紅臺面前棚人頭鱗次真赤

雲之龍木舞臺三間內正而有亭左樓右門樓下掛

一箇吊燈夜色靜寂由良助方乘無人之時手至夫

人可送書簡情立照吊燈展讀過孰意阿佳兒何定
樓欄把鏡照之九大夫自階下延頸捉其紙端斜引
月光一紙長箋三人讀得正發時佳兒頭上金釵溜
落撲地有響由良助吃驚急掩紙於背後仰面始知
樓上有入階下人亦錯愕潛身三人有三樣趣觀者
喝采齊呼山崩海翻佳兒旋正驚襟紐嬌會笑呼由
良助由良助曰汝在樓上何為佳兒曰妾被君勸醉
不堪困苦倚風吹醒由良助曰如然甚善但我欲有
與汝言奈何双星相見徒守銀河之阻請下樓來佳
兒曰曉得矣將起身由良助急呼止之曰如自本階

恐幫間強住更困勸盃為之奈如適見牆外有一樣
子乃大喜下庭自將梯子倚住樓欄曰幸矣此九級
梯子徑踐此降之佳兒曰此非平生所踐之物無乃
危險乎由良助曰言之汝妙年身上事日今一舉趾
勝三步間過水復及膏藥醫破裂佳兒曰莫費口語
動搖如此恰似乘船由良助曰宜哉出現天后聖母
未時看棚中忽起爭鬪喧嘩沸騰見女踏踐吐苦並
望本舞臺走上由良助阿佳兒等皆錯愕乃向假驚
却作今真驚九大夫亦狼狽潛匿不得自階下出身
頓位三階上不多時天成地平復續前夜嗚呼若此

爭鬪乍發若此沸騰之狀隨這江戶人氣質俱此都
不繁昌何如起此爭鬪何如發此沸騰然則以此爭
鬪以此沸騰言粧此繁華猶信矣

千人會

札楮二牌札為原牌楮為數牌其數一千一楮值若
于錢預尅日月四散鬻之釀若干金至期盛原牌千
匣中匣上有孔錐刺出之百番為額以原照數以一
大釀付之於弟一番者餘釀分賦九十九番各自左
國語名之曰富諺云乞食人家富落未差夫天道幸
竟以有餘補不足貪人得之暴富蓋此其所以名于

淺學未識漢書亦有此事而何如名之且名曰千人
會然聞近來札數倍徙屢置比前細密殊極自非買
習者固不易辨識則畢竟此名不當此名
谷中感應寺日黑泰獻山湯駕管公廟謂之都下三
富本日殿上先安一匣下而楹間階下施閑不許閑
入人羣漸湧喧嘩洶々檢點使至警備備艾既而幹
人並起倒匣鼓底點牌以納焉捕鼓報警僧讀誦般
若經蓋被之也乃一人尚執錐剗匣未舉喧嘩寂矣
大風暴止觀者眼張胸時而第一牌早在吏人之手
賜言其目刺至三牌風復漸起濤還稍湧且刺且呼

百番而止，誰知兒郎贖，女郎之約，所恃在懷中一牌，萬人亦東之，籌湊隨於一人之手，南阮暴富，北阮益，瞻十年備作之，眠一旦享錦，婦之榮，昨日典鏡之婦，今日戴瑁，瑁之飾，錢如泉，金如塊，既庶矣，富之哉，三富之外，今乃倍至，數十河云。

咄々怪事，近年有，追昏狂奔，叫過者，如呼，如叱，予初不解其為，何物，既而聞之，是報場中，今日所刺，第一牌之目也，一字四錢，鬻之為生，其狂奔者，以連報，爭先，手晚間，走百錢之贏，足以買一外米，嗚呼，一日活計，取之，刻中，豈得不叫而奔也哉，予近日屢空。

豪氣稍摧，乃意百，亦抑書，狂奔于世者，然一日之走，計不足，賒外米，而終年衣食，于浮屠間，則佛緣之，不薄，且，雍染，迹佛，神募緣，薄，枕手，未，所識，南，錄，一，片之，憐，以，少，息，狂奔之，勞，且，以，脩，後，生，冥，福，也，又，思，不，如，書，畫，會，以，且，救，一，時，緩，急，左，思，右，想，躊，躇，闕，者，久，矣，忽，恍，然，奮，曰，野，語，有，之，取，劫，盜，武，士，之，習，况，其，食，力，雍，染，未，晚，脩，會，鄙，事，甫，與，其，折，腰，怡，尾，曝，面，於，千，百，人，寧，為，偷，昏，裏，面，不，令，人，知，為，誰，而，叱，之，鬻，之，之，事，簡，氣，傲，也，何，是，此，狂奔，非，彼，狂奔，將，為，彼，狂奔，而，羞，洪，未，果，仍，苦，此，狂奔，自，知，不，足，為，真，豪，傑，而。

卒老於狂矣

一日與二三子共討論書，洪範至。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等語，偶為鄰婆所仰聽，便突入中，之曰：今日之目何善？予等駭然不知口所措，因叩之審。此相視一笑，已後閱國史，凡生保將拔還拙山城，思得同志者，而偶聞鄰宮有人問答，曰：重畫中黑孰羨？曰：中黑哉！三鱗盛，一書與則代之者非。書而何保聽，得心竊喜，為予讀至此，獨自失笑，意使鄰婆聞之，亦以為何如。

頃者，市見肆頭掛數箇招牌，題曰松竹梅曰花鳥。

風月曰：何曰何？中有智仁勇三字，問之，亦千人會標識耳。予慨然嘆曰：三德之義大矣也哉！蓋逆億今日所刺目何，而屢中者智也。典衣賣劍，不第明日生計如何者，勇也。不中自悔，不怨天者，仁也。然未知予說穩當不。

金龍山淺草寺

都下香火之地，以淺草寺為第一，為有摩訶擊人之賽詣，未嘗絕于一刻間也。雷神門面正南，丹碧交輝，毫楹頗壯，東西十二子院，駢住而雜，商並肆于其廡下，有賣珠數者，有賈龜鼓者，估假面，售錦畫，而肆蓋。

有院曰傳法院山王住其所其北祠者稱荷神也東對院店賣養直以金龍山為名次此茶舖數十櫛比櫛折有二露佛隣佛石像曰文米平內最後有一小立安天女廟二王門宏麗與雷神門隔數十步屹立相對門內少東有繪馬額堂有淨手水所輪堂層塔雁行並建焉西有神厩後則山王祠也祠前開小衙其間又皆有肆賣楊枝齒藥堂廣數楹高數丈奉安置一寸尊像為玉龕寶惟金碧映射莊嚴之美固無論矣左則鐘樓隨身門右則淡巖神叢祠三社十社而殿念佛堂涅槃堂其他堂殿無慮數十位置抱

其背而接堂連殿娘誰開茶窰娘何起弓場並妖粧盛飾銜媚招客觀音分身亦復安置之於數所演戲說經吐火吞馬諸凡伎者萃為淵藪焉此所總名謂奧山傳云大永二年九月北條氏臣富永三郎左衛門奉使于古河府過淺草寺會見青錢湧出於天女池中此事甚奇然猶不如今奧山中每日所湧金錢茶窰弓場見之於此見之於彼也

有機緘然耶有幻術為耶陀螺則從意而運焉松井源水者媒此伎以賣藥初則以便面以烟管反覆技羨一拈手中即活即死側裁竹竿長可丈竿頭肩織

繖邊周以紅帛中柱絲垂下乃運一大陀螺令其自
走上為上窮入繖於是遣一小陀螺促迎之而大小
並相逐下真如有口告有耳聽有手援有足走然則
人之有耳目而無知陀螺之不如也則儒之有知而
無其行陀螺之不如云猶未矣悲夫

廉服蕭散頭冒一幅布巾手操一把竹籃此外身邊
所有一棒一扇耳其鼓口以糊口與吾輩貧儒亦不
甚異者誰滑稽師演藏是也然至其所說亦以與我
仁義大異也人樂聽而不睡驚蕙者往為車馬者往
為炙輶大口奇談鋒出和以天倪三百六十日所說

三百六十化日出月新令聽者念且笑其言涉洋自
恣乃謂終日言而不言者非筆墨可狀也噫使斯人
生于古其脫巾解褐駕四馬佩六印令庸人愚婦驚
而嘆乎何有為非如吾曹促局于文字間以老此干
草莽也聞先是有志道軒者常手一莖木陽物弄之
掉舌其流相繼至今先生云

鼓角喧闐一伎人出初操二箇木枕投兼運轉弄之
於空既而累之積至數十其高數尺白跪舉扇鼓聲
即止乃一々說白其所為名目說了復鼓便據物從
傍直上其絕巔躑足鵠立為累卵方危觀者兀齷然

其人暇整旋割一脚示有餘地遂伏躬以手代踵兩脚倒懸鼓急矣似風緊一般飛下又植一梯子攀之級極俯其頂四支皆放遂雙脚鉤級倒身墜挂人咸為目暈其伎不啻數件時出新奇且舉其目一二曰達摩禪牀曰中野一杉曰獅子入洞曰東山大字是也最後渡一條軟索上去地數尺長丈許宣白者搯鼓者依前助其氣勢一人履為紅巾抹額右手揮紅地扇左手執蛇眼傘徐徐送步索撓趾膠人見其險莫不惴々恐其傾墜索盡復轉身反踏遂至其中分震始收步而向正面則落世謂之輕業業亦多術至

一無適習之久精熟至此人而熊經人而燕輕由是觀之習精誠至謂聖域不學到為者我不信矣

雷門側有一叟賣紙備備人體猿面蒙笠坐之于竹片上竹裏面絲其半又以細片竹自前端銜其絲反此膠于後端以置蒲席上乃說白一問伍中左次平余巡四國為援狙說了拍手備履笠飛鳴呼竹片膠膠之機得心應手輪扁所謂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者欤今則見其物而不見其人蓋不能繼也雷門外之雷慘其名震四方與金龍山養頤頑者有年所為香味淡泊古人口氣可想可慕非如輓近有

名雷門內船橋亭菓子極其味也門之內外風味殊異可以照古今田舍人始賽焉以食資取證於知里世或知資為金龍而不知寺為金龍按酒內固不許入山門僧家唯得食資由此言之謂寺曰資謂資曰寺猶似矣

楊花

壇上低簾金縷晃々繡出貝貝連中等數字簾內有聲唱其所按曲名為何折響簾捲大夫粧飾端整兒紅錦蒲團鼻銀鏤歌案麗義奪目三線調定徐々按起女而甲喉婦而女粧引官刻羽縹緲遲迴行雲不

依

神將逝之間使人不覺絕倒恍惚重泣欷歔飲泣

有

賞音者有喜節者而觀者較多於聽者何也曰妙

韻

禪史家某言曰二人聽曲而歸某問度曲巧拙甲

面

那辨矣特守其面而已因向乙叩其羞醜曰吾眼

一注其腰帶間如声與色吾不大之也相視大笑是謂之觀傳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者真是此等之人

不

耕而食不織而衣德澤所致得不仰而思焉乎

然都俗常態不唯習不思焉猶且欲食梁肉曳錦綺

也為不可為之事不耻可耻之業寧為花子樣恬然

居之不疑悲哉近來楊花盛行于世侈靡不節事
踰度而人羨其梁肉錦綺也都俗漸為風今之人中
夜生子遠取火而燭之唯恐其不為女子也如其
子售伎為業其母欣然負物為之從役氣色孔揚頗
有矜色女亦所習視母猶婢嗚呼人倫幾何不廢近
日此風殊煽氣炎人熱而聞今春令出禁之於是
乎益見德澤所浸然愚人或以其一旦失生計為
言愚亦甚矣但或恐死灰復燃此輩面目畢竟可惡
矣

淨瑠璃物語十二卷永祿中織田氏侍女小通所著

而檢校岩舟氏製其曲節調之於琵琶嗣瀧野角澤
氏等更以三絃律之後至南無右衛門者其伎大行
于世慶長中以伎被徵因拜大夫爾後薩土佐山
本宇治伊藤出羽都氏等並起並廢今則竹本氏之
一流獨益行而豐竹氏亦危絕云

兩國烟火

烟火例以五月二十八夜為始放之期至七月下旬
而止為際晚烟火船撐出南距兩國橋者可數百步
而橫中流天黑舉事霹靂未響電光掣空一塊火丸
碎為萬星銀龍歛欲滅金鳥翼已翻舟魚入每火屏

走波或棚上漸々燒出紫藤花或架頭一齊燃上紅
毬燈寶塔綺樓千化萬現真天下奇觀也兩岸茶棚
紅燈萬點欄內觀者累膝疊踵橋上道人羣混殺
梁柱撓動者將傾陷前船後舳隊々相銜畫舫填密
川而迷水夜將深矣烟火船輪燈人始知事畢時水
風洒然爽涼洗骨於是乎百千烟火觀船並變為納
涼船競奢耀豪揚絃歌于盃盤狼藉中嘔吐連曉而
歇
一船具大小二鼓鑼笛等物暗々緩遊船際候其妙
曲雅調爾我嘆賞之間突然一簇為祭禮曲諫以攬

之此則真殺風景好事亦甚又有小船溯洄往還賣
酒呼棹啐雜中令人挾江村夜泊間之思風味可愛
予嘗過兩國橋會烟火燭空人羣如潮相推甚急而
如為人所毆者數回氣憤然不得顧少緩矣復毆始
知惡少年戲拋西瓦皮誑人雜遘可想

奧山至此數件光景此予二十年前所觀雨物星換
移新奇月生妙伎歲出然予自為讀書生未衣食乎
奔走一日不縱遊焉且跋涉糊口居都下日亦少未
知今日同前日否兩國亦諸伎名人之淵藪近日三
童子脚伎之妙評高偶有田舍客請拉予往試一觀

輒往為三童子曰馬吉曰龜吉曰松之助開場于橋東此則予今日之所目擊

鼓自打節說白宣狀並如常例臺上一坐高牀鋪紅氈安囊枕小童出拜幹人抱上令之橫臥為双脚朝天從傍以一桶置其踵上兼得停當則旋運之運得鈞運水渦遂蹴弄之投兼縱橫魚驚雀躍應節合曲未知宜僚弄丸手能如是否又以小桶加掬便蹴上之則小桶旋在幹人之手而大桶下落如故然踵遂更提最小童置之如桶旋運兼投亦猶桶然桶耶迷耶渾身軟如綿四支一塊有肉無骨觀者為常既而

小桶疊加十數高可一丈累卵積棊揅搖欲倒而重疑立於其巔絕叫一聲卵崩棊倒童則雲雀下墜復住脚上其他脚上居甕盤等物使一人攀之出入于其中可謂古今獨脚天下妙伎諺云阿娘股間懸千金或言近世賣股為產者不為不多然天又新出此一股脚令賣此過活不知此脚亦能懸千金否古人有引一脚動天象者不知此脚亦能動天象否

賣卜先生

人競而事繁事繁而惑滋茲肆之數不得不從滋也
大槩案上展一卷人相圖本芸々說起曰日用如新

而惡曰人中如斯而善是凶是吉懸河馮水行人止
而環焉每有乞者輒合目戴策例曰假爾泰筮有常
或雜唱以土保加羨依身多女或併稱以念佛題目
二令四探遇觀之否更兼天眼鏡照手理察面部目
注其容自衣服心判其都人與儉父遂又例曰君過
年運祿未盈今歲比至某月福自此多一言一面其
所占多取之於乞者之色猶與庸醫鉤取證於病人
之口略似矣或大息曰君身如觀大厄且吉凶禍福
有所宜細告二十四銅不滿其報也三尺之喙五十
之筮遂卒使其倒囊又有卜而巫者與設神位莊嚴

煥發使人敬而近之此都繁昌亦可以卜焉
或誇今卜人狐盜妄說唯錢是占徒誑人爾予曰何
獨卜人士流賂取重爵媚食豐祿不誑君乎儒人口
說聖經行類商賈不誑世乎滔々天下皆是也且龜
筮者聖人所重古通之於卿士之數縣洩天機豈二
十四錢所易言乎人之羨誑亦不占而已
偶讀嚴君平傳至其裁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
閑肆下簾予乃謂當日占料亦與我今二十四錢益
不甚上下然彼得之足以活適一日而此則繞一頓
錢錢既錢耳繁華之地勢不得不然

書畫會

當今文運之昌，文人墨客會盟結社，而人苟風流胸
中有墨才德並具者，與盟衆推拜先生，聲流四海，
溝澮皆盈，油然之雲，沛然之雨，靡人不欽慕矣。予雖
不得與盟，示掌列未延者數回，如其盛事，略觀而盡
焉。其地多以柳橋街，萬八河，半二樓，先會數月，十日
掛一大牌書曰：不拘晴雨，以某月某日會請四方君
子顧臨。且大書揭先生姓名，於是乎莫不悉知。有先
生于世，蓋與漢朝及第放榜之事略同。榮可知矣。觀
者衆焉，摩肩累踵，指點曰：某畫人也，某詩人也，某儒

流某書家，彼插花師始宜名也。此清本氏女初上場
也，佇立仰牌，又如法場讀罪人，加水一樣，未會之間
先生鷄起，孜孜奔走之務，高門縣簿莫不敢往，亦不
省內熱之恐。當日先生儀裝曲拳，儼然坐上，頭坐後
施圍居案，計人二位，簪筆守簿，乃賓主相揖，恰如賀
客拜年於典舖頭，有掌劍者有管飯者，酒監茶令並
半在職，客漸麋至，主人左接右應，其拜壽金推讓不
暇，豈是酬客互為主舉，蓋相屬聘名妓數名，充儷
佐酒調弄，紛詭無絲竹管絃之娛，一笑一盃亦足以
蕪醉狂，紅拂認李公於稠人中，周顛取問答於醉古

上紅氈教席畫地設場諸先代登焉只見紙上龍走
筆下鳳翥腕中有神指頭有鬼一林之墨萬金難購
寸素之冊千載可傳觀者傾堵人之爭乞坐中指可
掬矣淨粧冶版艷發射人者所謂近未流行女先生
是也纖手拈筆唇墨成態人麗毫靈衆賓圍繞蟻附
蠅着隨謝隨乞巖師在傍斐視亦不得令其守無別
之教不手親受授酒流散崩喧譽雷曳塵埃雲蒸十
筵坐間寸無虛白然主人之心猶望一銖之滴助盛
會之海難造漸收樓頭可燭幹人狗曰卜不及夜醉
客不得已而起

翔鴻先生有詩讚曰神著卜齊否之晉楊柳橋頭車
馬紛樓上供張亦全盛風流一日別占春佳賓藹々
男將沸蠟集蠅也又蠟群豈忍風倏與雨傲吮癰紙
痔發子辛擲未珠玉各差等擡出杯盤同一般飲金
友擢飲金友掌酒人掄惡酒人紅氈幾席分茶局絳
陳丹青皆卓犖禽翰花翻癡惜之雲狂煙渦醉張旭
有人大賤請衆毫輻湊名家歸一轂蕪竹米山豈容
易鍾楷懷草固難贖夜光明月空拳求齷齪何遑問
麥菽其他喫茶又瓶花花說中郎茶盧陸俄兮側弁
傲舞中百技喧囂借寵鬻燈燭點未開熱醒耶鄭怡

是黃梁熟君不見墻間酒內祭祀餘昏夜乞哀詣又
諛未如妻妾相向泣施々外來騎且娛昏夜乞哀猶
可忍白日乞哀若為醜耻之於人尤感矣利奪名支
為君慙

友人李蹊戲嘲之曰乞食境界募緣簿方便相傳繼
法燈利鉢名衣別有道人間呼作在家僧

扇面亭某父子風流相羨並開會儀達其格式以故
謀集會者皆先就質蘭亭西園每月集會與有力為
所著江戶諸名家人名錄二卷行于田舍

火場

江都厄于火明曆以還其大者不為不多小小者則
每歲冬春之交殆無虛日或一日再三災此為都下
一大患事也乃夫人論所以厄之理擬可防禦之方
云々費喙不置予則謂是亦全盛世間繁華地方之
事而已人戶稠密四里間之籠烟無慮數百萬油煎
燭燦一日薪炭所用童泰山髡鄧林要火就燥之數
奈何免之於此為俱思都俗奢侈所致亦或有而加
之以人氣輕脫京氏所謂下不節盛火數起身敵成
為第一義須切盡心為耳至防禦之術雖至要至猶
未矣何謂奢侈曰如車馬衣服門廡堂墻則國有

常制豪族富商固不得僭為獨於飲食也有司誡之
安得家至戶察而呵禁也乃素封人家用侯之酒肉
林之而池之而擊鐘陳鼎三牢八珍莫不供具為於
是乎屠沽割烹家又從賣侯之酒肉且煎且烹沸湯
活火之氣炎上蘊結豈得不燥而火乎因憶士文伯
論鄭人鑄鼎曰火如象之不火何為予亦恐飲食之
侈或象為然繁華地方之所自然無此奢侈又何以
見此繁華自非此繁華又何以見此火火乎火乎不
尤繁昌中之物乎哉
一抔火起而鼓東鐘一齊撞擊報火呼方喊聲震天

早見吏人走於火所發及於門馬及於衢肩記旗者
手竿燈者荷梯子者擔龍骨車者呼號狂奔火馳星
飛者作一拈急拈點燈之觀融風蓬々捲砂飛石火
趁風威風助火勢一霎時紅焰漲天黑烟迷地避火
者狼狽遺寶器提燈擎抱飯籠棄什具夫妻赤體禪
亦着不及慈母背上倒負幼兒呼兄喚弟覓子尋爺
人相蹂踐物相搶壞偷兒託救掠物貴人守威啓行
哀號之声沸騰載路騎士各鬪豪華戴金挂錦馬肥
人雄馳騁曲拍舞鞭指麾卒伍皆章服奮發並手揮
鈎撲火人喘喉吐火馬困吻噴烟赤脚踏火潑水者

斷殺也追烟躍馬馳驚往來者某官點火道也陣笠
飄金繡袍耀火奔逸絕壘猛威生風靡人不碎易者
某官報事也風吼声火爆声呵々求救声許々徹屋
声必々刹々刮々刺々霹靂震山壑裂衆猶影烟突
火雄入乎烈火中者真是一面小戰場且夫坊役把
火聚極焦頭爛脚顛墜甦復上焉如其杖纏記跳越
脚絕起屋即灰此常日重諾輕死輩臨場如何顧命
但其責勇貪功故弄餘燼誤延火勢或至不可收拾
且使氣執爭忌火鬪火古所謂入火不熱者此輩有
焉赤壁之戰阿房之火可擬可想一瞬間高觀大樹

乍付為有佳麗紅軟變為無何有之鄉孰不慨焉然
人之無情觀望情熒以取樂為一人曰今夜所燒滅
人戶財物不知值幾力金天如以此付我吾一生安
穩過活又一人曰如我身分取之一分可矣我此而
足我彼而贍夫人挾口喋々最後一人曰今晚所費
燭價亦夥矣如予取足於此耳各笑于時火光漸暗
金鳴衆退

賽日

古俚曲詞云月之八日茅場町大師賽詣不動様是
可以證都俗好賽為風之古且近來稱街道場者紛

然開店與賣卜先生結伍為鄰賽最盛於夏晚各場
門前街買人爭張露肆賣器物者皆鋪蒲席並燒蔗
摩爛燭買食物者必安牀閣咸而魚油燈火陳莫與
蘇燒團粉與明燄軋為魚鮓沸之煎油磁或列百
物價皆十九錢隨人擇取或括闌合印賭一貨賣之
於數人賣茶娘必羨艷鬻水声自清涼街西此者然
紅箋燈沽錫者張大油傘燈籠兒十頭一串大通豆
一囊四錢以硝子曇盛金魚以黑紗囊貯丹螢近年
麥湯之行茶店大抵供湯綠麥湯出葛湯自葛湯出
印湯並和以磁礮其他殊靈紫蘇色々異味其際索

駝師羅列盆卉種類皆陳之架上開花開草鬪奇
競異枝為屈蟠者為氣條者葉有間色者有間道者
錢蒲細葉者栽之以石石長生作穿眼者以索垂之
若作托葉衣花若樹蘆幹扶枝霸王樹檉虞羨个草
鳳尾蕉雜麒麟角漢名百兩金万年青珊瑚翠蘭種
々珠趣大夫之松君子之竹雜木駢植蕭森成林林
下一面野花點綴杜榮招客如求自驚漢名花漢名媚
伴老以年露滴淚斷腸花風飄芳燕尾香鷄冠草皆
拱立鳳仙花自不允領幽光牽牛花粧鬧色洛陽花
卷丹偏其黃芥萼兮梗草蕤紫色欲奪他家紅米囊

然開店與賣卜先生結伍為鄰賽最盛於夏晚各場
花碎散落委泥夜落金錢往往可拾新羅菊接扶桑
花邊見佛頭菊於曼陀羅花天竺花間向此紅碧錦
綺叢間挾以良商官商喚如微羽繹如豹繩黃唱紡
線娘和金鐘兒聲應金琵琶可惡聒兒奪之倫兩
檐籠內幾種虫聲唧唧送韻武野當年荒涼色繡山
見之于鬧燕市中之今日真奇觀矣滿街商客所燒
燈光冲激漲空賽羣捲潮數呀大塚前展蹴毬後履
滑過踐々熱去掃除為清有賽花者有賽草者賽于
錫于餅于團粉于果蔬携妓者不賽乎妓也拉處女
者不賽乎處女也彼買沉醉於賽此引治遊於賽賽

與不賽合為此一大賽

追賽文賣假聲者近歲殊多一詞章例八文錢若詞
長聲巧則從益其價先自其所假優人名效罷說出
詞曰呀呀源藏暫時請暇逃走為裝已遣數百人把
守後路去蠅兒亦莫容通之地且託於死生異相如
獻贖者決不喫其騙策弄陳手段勿惹嚙臍之悔言
々逼真聽者環立一口叫妙謔云愛人及其屋上烏
人爭擲錢各買其所愛假喉或嘲之云我食吾飯却
苦作他人音非人所為也予因思世間何此而已今
儒人亦止為聖人假聲豈不亦非人所為乎

女剃師

女剃師梳粧素淡，綳單衣，抱巾箱，急遽飛履，東西莫不奔走予尚幼矣。自今十年前之世，雖有此女業，務而其價甚貴，賤不下五十錢。今則漸滋，達於陋巷窮閭，莫不有為，價亦從賤，大抵三十二錢最賤，十六文嗟乎，雖生而貴，執巾櫛從人者，女流水事乃今匹天之妻或不復知自理頭髮，豈可不謂太平膏澤及婦人頂門上乎？傳云公擁髮起，周世之昌，周公之貴，蓋猶似自沐櫛，其髮何其陋乎？如使公生于我，今盛世繁華中，沐三起亦不敢矣。

富澤坊舊着市附打原

市居多而其為最者，日本橋魚市是也。菜市在々有之多，連二坂其最也。神明薑市奇而十軒店，雖寓人市，麗也。蘭盆草市，所在為市。淺草之市為最，市中最大市花市，例期各所賽日，骨董市必主茶人家，推家門前人為市者，予謂之曰市。市最八百八街其也。雜市何限，富坊亦一大繁昌市。哉，舊衣肆店，經緯櫛比，夾路連席，古衣舊帶，每朝新陳，倚々丘積，鱗々雲鴻，粉米黼黻，青紅相雜，天落教電，風揮紅葉，怡雅例，石氏紅錦步障，未三升格子，比翼叢，不知何阿妹。

遺愛物極半茶色鴛鴦被坊帝製鴛鴦被係未亡人某衾衣
揚花錦綺褥宮人花樣裳夏姬初服花帶餘香范叔
故衣霜葉欲摧帽幅差大或應鑣倉府公遺服開頭短
外套殊長必是鹽冶判官舊着兼師寺判判官曰一黑抹墨
子張之紳教痕沈土伍長之袴袈裟禪脫紅加以湘妃
淚痕黑衣已玄更存先人手澤松魚上時袷衣撲潮
千人會日夜帶如塵雜人惟求舊器非求舊靴人敗
夫至吾落魄儒輩都下百万賤人匹夫如何得新裁
于時何暇省服之不稱衣無常衣服之無致亦足以
見繁昌限以八月典舖幽倉中物一旦解縛復見天

日流移轉變与人生流離亦甚不異烏如繼綫舟送
於蝦夷之遠昨夜招魂之衣今日為合邕之服去年
尸祝有版今歲為儒者贖製遇伯樂之顧馬高好着未必
增三倍之價木綿敝袍匠石不脫何苦難賣亦鬼未
買虎皮犢鼻草屨天牲價革半掛俠客有言云夷天披革半掛騎兎
影馬未胸裏亦不少怪
古衣未必占新裁之物亦有彥道ハシクシク一旦得錢赤體而
往襲衣而歸自頭顱至踵後一新到骨冬日火事半
掛裂火紅翻夏月蚊紗帳隔流水綠過振盪春風撲
撲秋曠荷日舊而又日陳舊
舊之更舊敝之極敝者皆鞠之于柳原舊衣市中柳

原最居下等乃物皆下等然價却上等豫費不啻三
倍不依不知則折價之語君子見欺小人被罔大抵
以拘代絲徒之澤之外莊內未殆駕穿窬之盜洗滌
補綴黠化巧製不止舊為新以新為舊映日仰之竊
冥中記敘自頭探尺計之整裁間或短右袂人過買
之豫以數等去則呼不顧則追一反一成數天值始
定而拍手乃故意為可惜之狀曰廉矣吁見為儉父
捉袂不肯放舞動之執事強之切實娼要遊客羅
半門鬼占渡邊網罟一級風光喧雜可想夜則各商
收肆歸家長堤寂莫只見竹不見人抑陰盡處有物

呼人若泣若訴此声与晝間喧闐甚異謂之夜娼是
亦舊妓極舊者銜之於此可謂有因緣矣
論語曰褻裘長短右袂解者言所以便事按雖取便
乎故短一偏甚不近於人情子不云乎非法服不服
雖褻決不為此左袂樣之服夫子一生貪窳思亦服
着柳原舊衣未

山鯨

凡肉宜葱一客一鍋連火盆供具為大戶以酒小戶
以飯火活肉沸漸入佳境正是樊噲貪肉死亦不辭
花和尚醉爭論大起鍋值約有三等小者五十錢中

而百錢大則二百近歲肉價漸高略與鱧鯉類其味甘脆且功驗之速人孰論值其獸則猪鹿狐兔水狗毛狗子路九尾羊等物倚疊有為鹿鹿攸縛鹿鹿蹄不狩不獵瞻有懸特如狼刺以庖刀蓋所以為惡獸一丁鼓刀屠之手之所觸足之所履若然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行人止而觀為聞天武帝四年令天下始禁獸食自非餽病不許輒噉世因謂曰藥食前日江都中稱藥食舖者纔一兩麴街某店是而已計二十年來此藥之行此店今至不可復算數招牌例畫落楓紅葉題以山鯨二字雖係藥食

猶避國禁作意所為蓋隱語耳都人字曰魑魅亦不頭言之故已非謂妖怪也前日麴街所鬻之肉包直必用敗傘紙今皆籜為則都下一歲幾萬敗傘不復給於用也

都人諺曰箱根嶺東魑魅無居蓋言江都繁華光景孰思數百年極繁華之今而都人以此為餌車輪舟寫一歲多一歲一年貴一年亦為太平世繁華中物豈不奇乎或云我而言之是而已顧其見獲自彼言之何以為太平之物曰不然有殺身成仁苟死有益何着遺憾一變醫十疾十蹄救百病功德無量想彼

三生為今太平中之貴人。口飽梁肉，身襲羅綺，猶知有遊宴之樂，不知有螢雪之苦。女色唯好，子孫繁滋，決不如吾輩貧儒。飢身讀書，生死並無用于世。吾輩之死，或投之豺虎，彼必謂此一生喫着菜根之肉食之無味，必三嗅而起。子掌爨，願曰：尚末世為獸肉，而徧施功德乎天下？若仍得為人，必為醫者，壽斯民也。後復謂不如獸肉而已矣。當世醫風類靡衣之羨，潔門之高大，唯以此為第一義。衆着四名，有藥巡候病門，是為發兼意，察色紙痔，葷濁百詣，千倭只恐失家娘之心，不省陰陽五行，為何事，不知金

匱傷寒為何物，煎藥只欲并丸藥，只欲馨吁喫此輩如屍百貼之藥，不如食一鍋鹿肉。然則不如獸肉而已矣。獸肉而已矣。是此藥所以行。

世人或云：獸肉不潔，食之穢矣。雖病不食，曰：汗身瀆，神然安知不自已平生所為亦為汗身穢。祖之為人而食言不祥，莫大焉。汗亦甚矣。士大夫進取間或啗以貨，若誤食之，贖身汗君莫不祥。大為食河豚，死干毒名亦從汗聞。近日食千人會錢者，殊多此等之汗。世間固不為不多，何獨獸肉。

果薯

蕃薯原出呂宋，明方曆中始入漢土。元祿成實，琉球王傳之干我。

蕃薯行于都下今已久矣然煨食之行亦与菜食同
一時也聞西称琉球薯閩東呼薩薯江戶婦人皆
曰阿薩然今各店招牌書曰八里半按粟字國語訓
九里乃以其味与粟相似然較少下故名之耳今乃
八百八街各間番所皆煨此賣之必揭招牌書此三
字妄意如今唐人朝干江府必言都下里數急胡
如是予七八歲聽一老人說曰前日種少值貴且或
言有毒以故世多不食者時變所然今則流布海內
食之不論貴賤值亦甚賤薯戶冬間所鑿少者不下
三十金多至百金云乃今試酌其中一戶五十金

為額以八百街中一街一店之數而計之猶一歲之
分積為五千金細算之必不下万金嗟夫茲土繁盛
可知可想

蕃戶每日卯晨煨至亥夜竈烟濃々焦香飴々柱梁
黑々戶牖鬱々穩婆往老翁往厨婢往僕奴往小姐
遣妍必低声言亦買却阿薩未主人命奴曰与其品
小而數有餘也不若品大而數無餘也行脚僧侶
心傾鉢無告乞盲朝飢倒囊數銀一籠少年輩誦教
擔去是係某家茶番佳時應節遊明會集
為戲呼曰茶番四錢之薯能止揮兒
之啼乃至十錢亦足以醫書生一朝之飢嗚呼噫嘻

恨不以晚出之故，救及陳蔡之飢，予又米錢每食之，續命而頃，讀閩州府志蕃薯條歌曰：令珠而如沙，人以之彈鵲，令金而如泥，人以之塗，釀令朱薯而如玉，山之朱瑤池之桃，人以之為不死之大藥，居士不覺一嘆，因思冬月與煨薯同科，充寒素人家之食者，曰大福餅，餅四錢，形大，值低，以熟為主也，鬻者必呼煖乃人，喰烟莫弗拭，何郎之汗，梁氏亦不得不因人熱矣，然而近時餅家之製，極精，極細，狀漸小，值漸貴，宜哉大福漸不上，寒素牙且饑，頭羊羹，諸凡菓子，今亦盡然，則薯乎薯乎，雖不如玉朱瑤，桃猶是貧人。

不死之大藥，嗟乎普天下，貧書生，須誓首再拜而食。

日本橋魚市

日本橋當江戶中央一都，太極兩岸，剖分四方，道程由是算出，八方人戶，由是連建，六十四州，人民之聚，始入此，都始過此橋，左顧右盼，眼駭氣奪，何以眼駭，西則金城突兀，巖樓聳空，何以氣奪，東則酒庫數萬，碧瓦鱗々，白壁連接，正是万里長城，魚船相啣，集泊，橋下，管蓬鱗次，脚下，又見一面，劇街，橋上，雜閩公侯，長槍耒耜，如林，况諸凡履舄屨屐，夜間，已寅之交，是然或少絕，云。

遠豆相房而總之船魚體如織川挾舟夥張歛相呼
舟腹相摩其不捨壞者繞以一髮間七俗嗜鮮食常
言三日不肉食骨皆離每日幾万水族葬之於荏尸
人腹中橋之前後且々為市之所曰新場曰小田原
坊嘔吐沸曉腫氣噎人春天板魚响瀟菜在秋風鱸
魚濊刺傾江夜漕鉛錐魚与子規爭飛晚市竹筴魚
与紫茄競時潛送鱈魚雪輸河豚琵琶魚腹寒比目
魚眼冷人魚魴鱒交錯翻尾火燎于原黑鰻海鰻枕
藉橫鬣舟推于陸望潮魚頭多於施餓鬼場之僧
人捏脚多於無籍乞兒之蟲牛尾魚多於牛坊牛角

馬鮫魚多於四谷馬矢石首魚首多於西河原之石
鍋蓋魚背大於地獄之釜蓋沙嘆之沙可以塗山鯨
各舖之壁烏賊之墨可以書闔街煨薯招牌鱧鱒黃
爵青魚等物如塵如上如蜆蛤魁蛤斗筲固不足計
想龍王必言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石決明
礪研良嶽崩巖拳螺相搏江瑤柱相支東海夫人陳
阿房妃嬪西施舌傾吳國帶甲鮫魚則虎頭魚鋸鯊
斂魚双髻魚鰓則龍鰓青鰓沉鰓草鰓五色斑斕蝦
芋魚王鮓大口魚等大小品類鹽腊脯醃返城之
物長風破濤萬里爰湊本邦自古棘鬣魚為第一品

高筵壽席必用焉人吏贈賄必用焉魚高潛之以備
緩急雖有烏頰方頭彙種不以此代彼此地犬皆以
常食生肉故骨立毛落醜不可言都人因謂羸瘦華
髮者曰小田原坊犬子亦嘗謂人徒體肥腹大一字
無知者琵琶魚是而已虛誕浮誇一事無實者大口
魚是而已筆拙唱家含墨糊口者烏賊是而已佩劍
稱七外武食禄者白刀魚是而已鬚頭縮服僧而無
法者章魚是也學不能行儒而輕薄醜不可言者小
田坊犬是也然自非犬儒亦不得常食鮮肉人儒則
骨皆離可憐也哉

上野

古名志國治平以後藤堂侯封焉地形似其本國伊賀
上野故因呼上野寬永二年為今靈城

山曰忍岡水曰忍池山雖不甚高水雖不甚廣江都
中山水相射者除此少有可不愛哉山多櫻樹水出
芙蓉志城紅霧錦城錦繡都人之遊春秋尤為盛矣
予好勝之僻嘗賃居湖濱課業之暇兀坐煮茶玩風
光干樓欄外春之明媚秋之慘愴飯雲抹靄早晚之
變莫不領畧當時詠櫻雲曰不是晴雲不雨雲雲容
猶仍雲不分粉松抹杉而又東雲乎雲也雲氣始
則淡紅終濃白子細看來凝成紋輕風一日吹不散
微雨三更潤得芬想見楊妃卯時醉新浴洗醞紅尚

三十七
薰友入長山一絕曰一面春山花四圍雲容雪色影
稀微雪雲休擬詩人眼雪是易消雲易飛子詠蓮云
方頃秋如畫一時花繡成夢遊香積國思繞錦官城
疎雨不無趣微風尤有情靜中見動意翠蓋露珠傾
先輩金浦題壁云風漣欺急湍雲樹疊遙峯真實景
也十年前西面一帶綠湖築堤緣堤構亭酒燼茶竈
鬧熱沸騰今現為一新繁昌堤矣墨水櫻花皆千葉
上野則並一瓣千葉濃而一葉淡予戲評之曰墨水
之花似吉原娼上野之荅似深川妓友僧批曰把
琉璃毘花比脂粉娼婦非氣類也因更尋所以而偶

憶古俳歌人詠櫻花且女哉且男哉之句乃言曰風
姿瀟灑容光淡泊上野花似芳坊治郎僧笈曰蓮花
似六郎蓋或可也方荅時上觀音臺真為駕雲遊帝
鄉之想靈場一點層沾絕穢虞人繞借筵席賣香煎
湯己謂香煎曰僧與
蓋本于此人皆提行厨携瓢酒而適嗟乎存古人
儉素之風於今繁昌世界者此外少親嘗覽古畫遊
入懸衣代帳盛按綵竹今不復見有此事嗚呼見駕
古人真率色乎奢靡世間之今日可不言奇乎然如
繁華雜道蓋非古之所及也秋入湖面幅員數里看
芙蓉不着水碧織葉上紅白相織真美錦真彩雲透

人星言夙駕蓬萊亭仙液知時取溫蓮壽亭蓮飯丙
夜炊熟庖丁照燭調羹戲妓曉粧候聘但有禁不得
泛采蓮舟令蒿水濺妓衣予徒為豪客韻士憾之耳
殘秋慘愴尤足暢幽情友人標齋嘗賦敗荷云紅衣
翠蓋總凋衰於雨故風難自持慘愴愁容何所似班
妃秋扇賦成時悽愴可想

奇妙頂禮開山大師好方便一月輪流三十六房為
寶帷座所靈驗之新都人羣參殆無虛刻護摩之烟
壓煨薯竈賽錢之兩撒儼鬼豆一日億兆善男信女
貫魚膜拜白佛言感訥其衷腸一少女賽十二文錢

閉目合掌曰此一四錢願以親壯健百年長壽此一
四錢願產業多贏日米涎着金簪玉擲連唐紵絲帶
不日買得如此一四錢則伏願所愛倡某万福少年
探囊拋一塊錢曰去年所狎娼某悅某過實情義已
見全無疎意慈親不知其如是兄弟不知其如是宗
族不知朋友不知皆謂某被彼騙昨諫今爭蚊蝨紛
紛煩耳衡心願為除此煩惱今乃相思所結士顏亦必
妍々立見之於前輿見之於軛千人千物莫見而不
為玉顏莫選而不為玉顏宗族亦玉顏也朋友亦玉
顏也所仰尊像又亦彷彿玉顏其既若是奈何回思

奈何奪志願快使之生為夫婦一士人在少年後
泥首請曰僕年來望進職不厭風雨不避寒暑高門
懸薄莫不走而候非如書畫會一時奔走之苦之比
也賄彼媚此百方買援今則財盡力盡氣盡精盡然
而職尚未少進祿尚未少加嗚呼萬一若此而死
難死生難生懸于生死中間猶如見投繯人大師亦
惟少憐一醫生前拜曰生自幼學醫無論素問靈樞
徧涉羣書特讀傷寒論反覆有年一旦豁然得諸心
而別開一隻眼世間此眼不為不多叔和境入太得了々一部傷寒
今復見仲景真面目然舉世愚蒙以為門之不高術

亦不精衣之不羨藥亦無驗吾有濟世之具世待我
以導引針治之間殊恨人間無傳愚之藥且輓近蘭
方醫者輩出舉夷狄之方加之人間病之上豈不人
性異牛性乎以此治彼奈何不賊人命佛如有靈使
此隻眼明之於天下而濟度世愚也則天上地獄亦
應少間一商進拜曰某所期常期不可期之事自非
借大師冥助如何十成一近日買米數千包願米價
一時踊貴前者計處置某物某事以飲其孤已疏于
官冀允命速下所畫墾田所構脫搖會是亦速就且
所与千人會每月甲乙數楮盡飯千毋買數所千金

街地築數十外宅朝啜八百善之羹夕食惠義須臾
之膳穿薩摩上布於夏披古船哆囉於冬百事如意
万端無妨四支強健腎火益熾願此猶有命武人頭
首言曰僕生好武馳馬試劍右武教全書左武門要
鑑甲越一流兵學今窮其奧門徒三千中達訣者七
十餘人日相與講築城布陳之事常恨不幸生于太
平之世不得乘羽扇數天文駕四輪麾三軍八門遁
甲施之於事遂卒死席上而已今老矣漸悟前言之
非願天下太平四海無夏不見羽扇四輪之勞近日
折節從儒生某受七書講義願一流奧義全在其圍

範中吾稱秘訣者其實如死然立誓誣神年來傳此
死奴許多銀兩紙上空談傲然欺世今而思之神戰
汗出自知罪重聞懺悔滅罪願佛救斯罪過子孫繁
昌終彌勒之世浴太子之澤是望是望一壯男身大
衣薄跪白近日運惡賭偶出奇叫奇遇或更奇偶
間出所射不中今涉旬月百物典盡賣家鬻妻猶多
所負伏願佛力一臂之助令好日十日連出若如此
而已不殺越人于貨則經于溝瀆莫知之也一宿儒
來再拜誓首捧一紙祭文辭曰某月某日某百拜謹
以青銅十二文之奠祭于當山兩大師靈某生右文

四十一
之世幼讀儒書經史百家固也小說雜史略覽無餘
然以此糊口言行不得不齟齬追時俗奉考證思
謂書中魚耳大學中庸徒辨異同剽竊雜鈔暗合之
說載滿大車誠意正心置諸度外中之為中不省何
如幸取虛名周旋米足以代耕耨今執牛耳於都下
廩有腐粟庖積餘蔬猶愧屋漏欺己更廣財府更大
門間賣驕取威脚力未病故駕肩輿賣名致貨無益
刊書終不改初老不死在得之戒巡走公門苦引
衣裾每思之慚愧迫身居不安居孔子面前自知莫
罪可紓冀大師垂慈周旋救予言未畢一僧從傍低

聲言曰貧道亦佛家罪人衆善不奉諸惡妄作不如
法者極多便知大師面前亦莫罪可紓因欲乞救于
孔庠然亦知夫子亦能垂慈否請問為之如何先生
顧應之曰吁聖庠嚴矣不輒許僧侶入子如之何哉
且道不同不相為謀我躬不閱豈遑恤子相視大息
而去

及人川口次來就案上讀繁昌記哂曰篇中賽大師
一醫生者豈得非寫我耶予曰何必然也僕固不與
賣門賣衣賣媚賣藥者交則所識醫流並是隻眼先
生豈為獨寫兒乎但因兄所著斷痘說揮傷寒後古

等書言之。兄隻眼為殊大耳。因思兄不欲為當今居
世之醫者甚快矣。然以此為之終身或無術之可
施。世間少具眼病人如我。隻眼何不如以此大
隻眼齧之。觀物師必得萬金便安着。兄之一生而
僕亦沐餘澤也。相視大笑。莫逆於心。嗟乎此大都
會內似者何限。篇中曰士曰商曰僧曰儒皆以情
推而已。豈必有其人而摸之乎。以似責之居士將
無辭。
篇中叔錄友人詩賦皆係吾所臆記者。非其得意
之作也。何也。如初告之。忍其不許。采錄故。尔且吾無

辭藻固不能筆削一字。則非如當今有名詩人某集
中從錢之多少。琢磨加光。金玉者也。而或聞金玉暗
帶銅臭。予乃試借其集嗅之。果信矣。及嗅至小傳中
文高意深。處臭氣尤甚奇哉。久之終閱水虎。氣予
乃掩鼻而嘆曰。水虎亦水物也。水原生金。彼臭變之
此臭固不為無理矣。抑富哉。此都繁昌。輯斯屁氣。以
鳴太平。今猶續為。梯子屁。未知最後一屁何時放。
近世物價漸貴。浴湯錢一文。今益一文。屁價亦然。
未聞其所益。一首加幾銀。但聞今年衆屁中最放一
大屁者。捐一五金。嗚呼。使炮家者流。聞之。彼必言如

以此費放之於我猶可。能粉一大敵船。嗟。屁亦太平之物。而且放此等大屁輩。除此都外。惡見有教都下繁昌。可嘆。而知者是也。

茂杏君題斯篇曰。皎骨未容。蒙世塵。食窶守節。德親珍。窮腸不寫。離騷恨。綵筆翻鳴。盛代春。擲地應聽。金石響。開厨恰有丹青。新凌雲賦。就知音少。為惜無人起。隱淪賞譽過。情居士。越慙不悅。君乃笑曰。亦所謂水虎尾耳。奈何累德。請奉累德之戒。曰戒哉。子勿頌此。我戒為書。登會人。香。早賦僧。一般樣子。

繁昌記初篇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693079